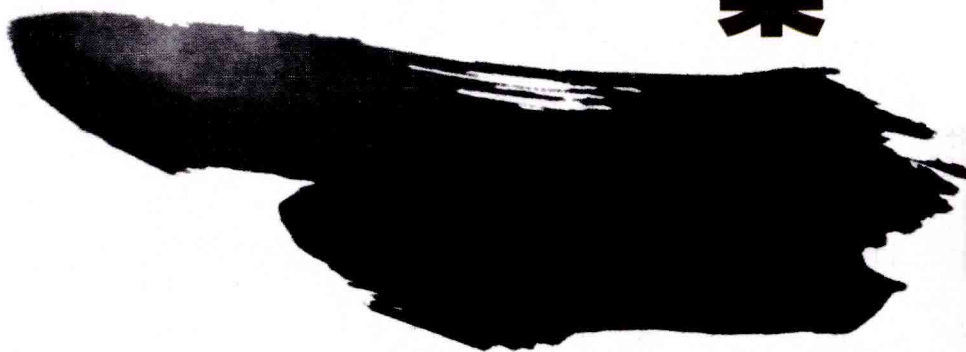


张笑天文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张笑天文集

长篇小说卷（十二）

国魂
①下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笑天文集. 长篇小说卷. 11/张笑天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9

ISBN 7-206-04058-6

I. 张… II. 张… III. ①张笑天—文集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697 号

张笑天文集(1—20 卷)

著者	张笑天	封面设计	尹怀远	为民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责任校对	陆雨	

出版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刷者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35.75
版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1320 千字	印数	1—3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4058-6/I·239		
定价	138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第43章

求爱信物当保管物退还主人，自然不收保管费。

—

张学良去见周恩来的日子终于到了。

张学良选定的见面地点在肤施，当时它还不叫延安，这是陕北的一座历史名城。但比起它的名气来，肤施太寒酸了，比不上中原地区一个大的集镇。就是肤施机场也过于简陋，无异于荒野和农田间的一块儿平坦开阔地而已，谈不上有什么设施。

张学良的专机就是在这样充满危险的机场降落了。

早在肤施恭候张学良的王以哲在停机坪迎接他。张学良同机带来了中共驻西安的代表刘鼎，乔参天和卫队营长孙铭久则是他的随员。

一下飞机，张学良就问周恩来到没到，他担心会有什么变故。但王以哲说周恩来准时到达了肤施。

在停机场，张学良仰天看了看，说：“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传说中的周恩来是中共的精英。”

王以哲说：“长得一表人才，是那种说几句话就让你五体投地的人。”张学良是相信王以哲的眼力的。

张学良说：“我没想到他真的敢来。他不怕有诈吗？他不知道他的人头值多少大洋吗？”

乔参天说：“这也许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张学良说：“毛、周所率领的队伍，是强悍之旅，如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这对国家、对领袖都是好事啊！”他多少有点儿自命为招安大臣的感觉。他立即驱车去谈判地点，那是城内最高最大最壮观的建筑——一座教堂。

已是掌灯时分，肤施城稀疏的灯火显出了这里的荒凉。教堂是做了准备的，点了很多蜡烛，金十字架和彩绘的穹窿形屋顶都在朦胧的光影中显出一种神秘的气氛。

周恩来迎出来，一绺美髯飘洒在胸前，一双睿智的眼睛炯炯有神。他一见如故地主动与张学良握手，说：“总算见到少帅了，您好吗？”

张学良则称周恩来为美髯公周先生。

周恩来说：“哪里是什么美髯公啊？留这么长胡子不卫生，并不是什么好事。我曾立志，不打走日本侵略者，便不剃掉胡须。今后只得仰仗张将军之力，我才有可能早日剃须呀！”

张学良说：“周先生一席话，叫我好惭愧呀！”

他们坐在教堂长椅上，周恩来说：“其实，我和张将军是同学，您知道吗？”

张学良很惊讶，问：“此话从何说起？”

周恩来说：“您有两位老师，一位叫乔典，一位叫张伯苓吧？”

张学良说：“对呀！”乔典便是乔参天的父亲。

周恩来说：“张伯苓和乔典先生也教过我。我在沈阳度过3

年的少年时光，北大营、北陵、故宫啊，还有你们的大帅府，我都很熟，只是那时候没机会登门就是了。”

距离仿佛一下子拉近了，周恩来说：“张伯苓先生现在在南开大学当校长吧？”

张学良说：“是，他还劝过我戒烟呢，一直没有断来往。可惜乔先生已经作古了。”

周恩来惊问：“得了什么病？他年龄不大呀！”

张学良说：“日本人攻占长春时，杀了他家4口人。对了，您可能想不到，您的随员乔参霄就是乔先生的二公子，大公子乔参天又恰巧在我这里当副官，大女儿乔参云在西安办报，都是热血青年。”说罢，看了一眼李克农身旁的乔参霄。

张学良把乔参天介绍给周恩来，周恩来同他握手，说：“令尊大人的人品、学问俱佳，可惜死在了日本人手里。”

张学良说：“既然我与周先生师出同门，先进者为长，周先生是我的学长了。”

周恩来说：“我来时，毛泽东再三嘱咐我，要推心置腹与您谈，看来我们没有什么障碍了。”

张学良道：“我回国之初，曾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所以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推行法西斯主义，领导中国抗战。”

对于张学良的坦率，周恩来很欣赏。

周恩来问：“现在呢？”

张学良说：“我自己也怀疑了。”

周恩来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表面的一点民主都抛弃了。中国要抗日，必须有群众参加才能胜利。况且，德、意法西斯与日本是一个鼻孔出气的，讲法西斯，只能投降日本，不可能抗日。

张学良又提到了老问题，说：“假如我们能联合抗日，应当把蒋介石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这始终是我关心的。上次我让李克

农先生转达给你们，不知有无下文。”

周恩来说：“您看呢？”

张学良说：“也许，他手上沾你们共产党人的血太多了。但是，这不是大敌当前了吗？蒋的错处在于攘外先安内。我以为，当前最主要的是把蒋先生的错纠正过来，停止内战，然后一致抗日。我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

周恩来问：“您对蒋抗日，不再内战有几分把握？”周恩来没有说中共方面对他没信心。

张学良说：“这要看我们的决心，如果文的不行，我就逼他抗日。”对他的“逼”字周恩来很感兴趣。

周恩来马上说：“我们同意张将军的主张，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虽一字之差，这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分量不轻啊！因为这毕竟是重要方针的改变，我必须带回去，提请中央批准。”

张学良顿时显得很高兴，说：“听了周先生的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样，你们在外面逼，我们在里面攻，我们对蒋介石来个里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周恩来说：“好一个内外夹攻！”

张学良说他承诺帮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一旦红军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抗日将更有力量。我们双方可互派代表。

周恩来说：“东北军派赴苏联的代表，中共方面给予支持。”

张学良希望在他没公开表明抗日立场前，允许他现有的立场，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占苏区，王以哲军虽进入肤施，但双方交通依旧。

周恩来说：“好，张将军真是明理之人。”

张学良说：“今晚的协议，东北军一定严格遵守。”

周恩来用力握住张学良的手说：“请张将军放心，我们也绝

不食言。”

张学良说他还有一笔私人存款，必要时愿当作抗经费。

周恩来说为了准备抗日，必须准备一些无线电器材和卫生器械、药品，他请张将军帮助采购。

张学良说：“这不用愁，我已有大批这样的物资库存于西安，可供我们双方使用。”他转对乔参天说：“地图呢？”

乔参天递上一本堂皇的地图。张学良说：“这是申报出版的，比较新，留个纪念。”

周恩来翻了翻，说：“用来打仗，这意义恐怕更大。”两个人都会意地笑了。

周恩来起身告别时，指着刘鼎和乔参霄说：“刘鼎和乔参霄就留下来了，乔参霄是短期的。”

张学良说：“请放心，他们可以住在我的公馆，是我的上宾啊！”周恩来笑了。

二

今天是方岫和童儿乘火车到达西安的日子，乔参天去了肤施王以哲的部队，去的很突然，他只好委托妹妹乔参云和弟弟乔参霄代劳。

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兄妹俩谈起可怜的童儿，孩子今年已经7岁了，在颠沛流离中，不知上没上学。乔参云感到方岫太可敬了，她有一种伟大母亲的品质。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爱屋及乌，因为她太爱乔参天了。

乔参霄知道方岫颈上带着有乔参天小照的项链，方岫虽然没有拒绝他送的项链，但她马上出示了大哥的表记，这是明显拒绝他可能提出的一切要求，而且不用语言。

他本想不来的，但自己要在中共代表团里住一段日子，两个

人迟早要见面的，这样会叫她看轻自己，太小心眼儿了。

乔参云不知他在想什么，她又提起了当年乔参霄给方岫留了一笔抚养费的事。乔参霄说：“这不是当叔叔应当做的吗？”

这时火车喷着白气进站了，他俩跟着减速的车，逐个车厢寻找着。

一个车窗拉开，天真的童儿探出上半身大叫：“二叔，大姑！”

他们奔过去，童儿身后露出方岫的笑脸。

车停稳后，乔参霄从车窗里把孩子抱出来，叫道：“好重啊，我都快抱不动了。”

乔参云把买的玩具车递给他，说：“认识大姑吗？”童儿说：“认识，也不认识。”

这时方岫下来，提了两个大皮箱。乔参霄赶紧接过皮箱，她问：“不是童儿的爸爸也在吗？”乔参霄心想，果然她心里只有大哥。

乔参云说：“昨天跟张学良下部队了。”

方岫说：“西安也挺冷啊！想不到，一群无家可归的东北人，在西北相会了。”

童儿仰望着乔参霄问：“二叔，您怎么不穿军装呀？”为工作方便，在西安他当然不能穿军装。

乔参霄说：“不打仗，就不穿。”

童儿说：“我长大了也当兵，打日本鬼子。”

乔参云笑着问方岫：“这都是你灌输的吧？”方岫笑了。乔参云对童儿说：“若是你长大了，日本鬼子还打不走，那我们这个民族就彻底没救了。”

乔参霄说：“是呀，用不到你长大，我们就把日本鬼子打走了。”

童儿天真地问：“那，我打谁呀？”这天真的问话把大家全逗

笑了。

“谁也不打，一心好好读书。”他们一面向站外走，乔参霄一面问：“童儿，还想吃炸丸子吗？”

“想啊，”童儿说，“我想起来了，您请我吃过炸丸子，我忘了那是啥地方了。”

“多伦。”方岫说。

“今儿个我请客。”乔参云说，“姑姑还没请过你哪！”

童儿说：“我要吃四喜丸子。”

“行啊！”乔参云说，“这回安定了，找一个好学校，你该上学了。”

“不，我不上学，我就跟着方姑姑。”

方岫说：“那可不行。过去是没办法，我成了他的启蒙老师了。”

乔参云说：“我真没想到，你能上我们这小报来。庙小没神通，请你这个真神不容易，你当主编，我让位。”

方岫说：“庙不在大小，有灵就行。”

在站外，他们上了一辆吉普车。方岫说：“我不抢你的官儿，我这个人只当记者，绝不当主编、主笔，不自由。我是卖文的，文责自负，天马行空，乐得自由。”车子沿西安古街驶去。

乔参霄说：“你当主编，更能发挥你的才能啊！”他说记者受气，文章不是让别人砍的缺头缺脚的，就是不给登。”

方岫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想骂街就骂，这些年我习惯了。”

乔参云问：“你的文章是刺刀加辣椒面。这不是我说的，好像是别人对你的评价吧？你没遭到过特务盯梢、迫害吗？”

没等方岫答话，童儿说：“我们家的玻璃叫人砸了好几回了，碎玻璃把我脸都扎破了。”

方岫说，那是1934年的冬天，国民党在北平杀害了吉鸿昌，

她在文章里引用了吉鸿昌就义前的那四句诗，特务们就扔石头恫吓。

童儿马上大声朗诵出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乔参霄是亲历者，自然十分感慨。吉鸿昌入狱后，他去营救过，但没有成功。杀吉鸿昌那天他去送行了。吉鸿昌不准敌人蒙他的眼睛，不下跪，硬是让刽子手搬了一把椅子，面对枪口坐着，然后写了这首绝命诗才慷慨而死。

童儿说：“我认识吉将军，他给过我糖。他是大英雄，他死那天，方姑姑哭了一天。”

乔参云叹道：“中国能好吗？吉鸿昌没死在日本人的刀下，却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已经看得见大雁塔了，方岫望着游人如织的街市和麻木地凝视着吉普车的一双双眼睛，她说：“一见到这样的眼神，我就想大声呼喊：快醒醒吧，国人！就快连当奴隶都当不了啦！”

乔参云说：“是啊，这里哪有一点儿抗日的气氛？”

三

张公馆的跨院儿一所房子里。

童儿不在，只有方岫和乔参霄两个人。他们的谈话显然已经时间不短了。

方岫说：“你写的信，我都收到了。”

乔参霄说：“报社挺负责的，我以为收不到。我……却一封你的信也没收到。”

方岫说：“你留地址了吗？换句话说，你有固定地址吗？”

乔参霄笑了，他说：“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就想起在多伦多日子，可惜好景不长。”

方岫说：“是啊，那么快，察哈尔抗战就失败了。”

“我不是说这个。”他热辣辣地看着她。

张公馆外，乔参云送童儿回来。她想留童儿住几天，可童儿死活不肯。她告诉童儿：“住在张公馆里，不许淘气，见了人要有礼貌。”

“我知道。”童儿说，“我姑姑早都教我了。”

“我不是你姑姑？”乔参云故作生气地问，“我是你亲姑姑！”

“又忘了。”童儿吐了吐舌头，说：“我到底有几个姑姑啊？”

“还有一个姑姑，你更记不得了把？”乔参云说，“是她救了你，把你从长春带到新民县的。”

这时他们已经到了张公馆门口，乔参云向门岗出示了出入证，进去后，沿着白石子铺成的甬道走到他们住的房屋窗下。

屋里灯光明亮，从外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乔参霄和方岫在里面谈话。乔参云迟疑了一下。只见方岫从箱子里拿出一个丝绒盒子，递给乔参霄。乔参霄像被烫着了一样，双手推拒。但方岫执意塞到他手中。

乔参霄打开盒子，原来是同心结项链。正是当年在多伦多分手时他送给方岫的。他的心咕咚一沉，立刻凉了半截。

窗外的乔参云虽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事，但同心结项链的含义她是明白的。她无法判定他们在多伦的日子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她觉得自己这时候闯进去很不方便，就附在童儿耳边小声说她不进去了，明天来接他上学。

她推了孩子一把，匆匆走了。

方岫把项链还给了乔参霄，她说：“替你保存了好几年，你该拿回去了。”

真叫人心凉啊！她用了一句“替你保存”的话来搪塞。乔参霄是内向人，遇到这种情况几乎一句话也说不出，又窘又难过，他只想尽快逃走。他把项链往大衣口袋里一塞，说：“那，

我走了。”

恰好这时童儿进来，说：“二叔揣起的盒子挺好看的，我要看看。”并且过去翻口袋。

方岫制止说：“童儿——”

乔参霄苦笑了一下，把项链拿出来，提到手上，问：“好看吗？”

“好看！给我买的吗？”

“是呀！”乔参霄索性把项链给童儿戴上，说了声：“明天见！”走了。

方岫说：“这东西你不能戴。”

“不嘛，是二叔给我的呀！”

方岫没好气儿地说：“好，好，你戴吧。”

童儿说：“大姑领我去见老师了，学校学生可多了。”

方岫说：“你要好好念书，不许淘气。行了，快洗洗睡吧。”

“你又要写文章吗？”童儿问。

方岫点点头。

四

过了几天，乔参天从洛川回到了西安，他听说方岫来了，就马上来见她。他来到方岫的住处。当他进来时，只有童儿一个人在写大字，没发现来人。乔参天见他写得是“天、地、人”，反复地写。就站在一旁说：“写字要坐直身子，横平竖直。”

“你吓了我一跳。”童儿回过身来，愣愣地看着穿军装的乔参天。乔参天说：“怎么，又不认识我了？”

“您是爸爸？”童儿问。

“是啊！”他抱起童儿抡了一圈，问：“方姑姑呢？”

“上报社还没回来呢。”童儿说。

乔参天突然看见孩子脖子上有一串项链，便托起来，问：“谁给你的？这东西很贵重啊！”

童儿说：“是二叔给的。”

“胡说，”乔参天说，“这怎么可能？”

童儿说：“二叔是给方姑姑买的。我要，他就给我戴上了。昨天二叔告诉我，戴几天还给方姑姑。可方姑姑又告诉我，戴几天新鲜就行了，再还给二叔。”

孩子不知听谁的，就向爸爸讨主意。

乔参天的脑子里飞快地转着，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是的，这项链非同寻常，他们在多伦前线有过一段接触，谁能保证参霄不会爱上方岫呢？方岫有才有貌，人品又好，十个男人九个会动心的。如果参霄买个项链当作定情物或是讨欢心的礼物送给方岫，怎么会跑到童儿的脖子上成了无足轻重的玩物？那只有一种解释：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不知为什么，他有点儿同情、可怜弟弟，却又爱莫能助。乔参天是深深地爱着方岫的，这他无法欺骗自己。但让他矛盾的是，他又怕让另一个爱着他的姑娘受到伤害。

此时面对这项链，他突然萌生了奇异的想法，假如方岫和参霄结合，对他不也是一个解脱吗？

这么一想，他心里又酸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感。

第 44 章

两个洋人冒险家跑到莫里哀路去领路条。北平
来人不是批发报纸，怕也不是来批发爱情。

—

莫里哀路 29 号的小楼依然被茂密的梧桐树掩映着。宋庆龄这栋房子是处在闹中取静的地方，但自从 4 个加拿大华侨在二十多年前把这栋小楼送给孙中山起，莫里哀路就留下了许多名人的脚印，直到孙中山谢世后依然如故。

今天黄头发瘦高个子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造访宋庆龄宅第。陪他一起来的是医术高明的马海德。他们异想天开，想结伴冲破禁区到陕北去见识见识。他们知道宋庆龄跟蒋介石相左，却与共产党走得近，便想在她这里求得一些答案。

斯诺最感兴趣的是毛泽东。他觉得毛泽东的神秘、神奇造成了陕北的魅力。

宋庆龄说：“你们问我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我还是不说好。你们既有心去陕北，那是深入虎穴了，你们会看到一

个真实的毛泽东。”

斯诺说：“有朋友告诉我，他们不洗澡，头发长长的，办事很粗鲁。”

宋庆龄说：“你说得不完全对，国民党称他们为‘匪’。这‘匪’，却很有生命力。从1927年到如今，9个年头过去了，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没能奈何他们。至于不洗澡，那可能是因为蒋介石不让他们住有卫生间的房子。如果掉过来，让蒋介石他们住在大山里为‘匪’，他们也没地方去洗澡。”

斯诺和马海德被宋庆龄的幽默逗得哈哈大笑。斯诺说：“越是这样，我越是想去见见毛泽东他们这些人。”

这时保姆李姐过来说：“董先生来了。”

“快请。”宋庆龄迎了出去，与董健吾问了好，走到客厅中央，她向两位客人介绍说：“董先生是一位牧师，他将送你们到西安去。”

两个人起身与董健吾握手后分头坐下。

宋庆龄对董健吾说，冯雪峰有个想法，想把毛泽东的孩子送到苏联去读书。好多中共领导人的孩子，不管大小都去了苏联，这使白色恐怖下的中共领导人可以更安心地与敌人周旋，不至于有后顾之忧。她让董健吾去找张学良，请他帮忙。

董健吾上次去西安，已经和张学良很熟了，他答应试试看。接着，宋庆龄又郑重地把两个外国人交代给了董健吾，她说这里有两个冒险家，他们怀着北极探险的勇气要去陕北，请他护送、转运，这肯定也要靠张学良的掩护。

董健吾说他是牧师，行走方便。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传教士，这样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了。

斯诺马上说他并不信教，而且他是去一个他并不了解的宗教圣地去朝圣，所以他不想扮成传教士。

董健吾只好听便。

二

《民声报》的牌子堂而皇之地挂在了临街的一栋房子前，乔参云买下了一家私人印刷厂。这家印刷厂过去是专门印账簿、学生方格本的，现在被当成了报社自己的印刷厂。方岫的《民声报》名气大，乔参云自动放弃了《华声报》的名字。

这一天，乔参云正在隆隆作响的车间里排版倒换铅字，乔参天走了进来。乔参天说了句什么，她没听清，便摆摆手，放下手里的活儿，同他来到隔壁的编辑部。

乔参天听说乔参云去找了他好几次，以为有什么急事，今天去军官训练团路过这里，就顺便来问问。

乔参云说过几天二哥要回陕北去了，她问乔参天知不知道。近些天，二哥的情绪好像很低落，她预感，他可能此去不会再来西安了。

乔参天点了点头，说他也有同感。乔参云忽然问：“二哥走了，不再回来了，你高兴还是不高兴？”

乔参天说：“这不是自己能左右的，谈不上高兴或不高兴。”他已经猜到乔参云想说什么了。

“是吗？”乔参云看了他一眼，又问：“你最近发现二哥情绪上的变化了吗？”

“最近？最近的期限是哪一天？”

“确切点儿说，是方岫来到西安的这些日子。”她的眼睛一直盯着乔参天，以为他在回避。

乔参天说：“你这丫头，又想什么了？”

乔参云说：“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不幸将发生在我们家。”

“你别耸人听闻，有话你就直说。”他疑心她从乔参霄那里听到了什么。